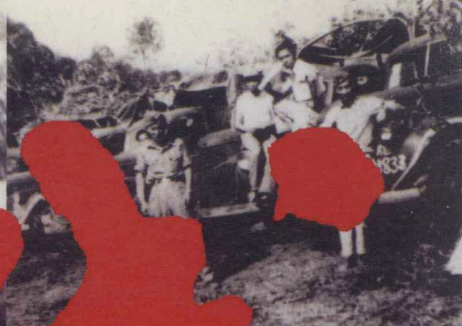


白山 著



滇缅公路纪实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血线

滇缅公路纪实

白山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血线/白山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2. 1
(2006. 1 重印)

ISBN 7 - 222 - 00953 - 1

I. 血... II. 白...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1806 号

责任编辑: 钱 雯

装帧设计: 张力山

责任印制: 洪中丽

图片提供: 李枝彩 伍金贵 张孝仲 孙廷荣 王文锦 段之栋
白 山 云南省档案馆 南侨机工云南联谊会
云南省交通厅路史组

书 名	血线——滇缅公路纪实
作 者	白 山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ynrm. peoplespace. net
E - mail	rmszbs@public. km. yn. cn
开 本	787 × 960 1/16
印 张	25. 5
字 数	340 千字
版 次	1992 年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2 版第 3 次印刷
印 数	4 501 - 9 500
排 版	云南天元彩色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
书 号	ISBN 7 - 222 - 00953 - 1
定 价	38. 00 元

尊敬的读者: 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4194864 4191604 4107628(邮购)

目录

第一部 白骨奠基

- 第一章 路魂在西南游弋 3
- 第二章 这是一场山地人的觉醒 9
- 第三章 用我们的血肉 22
- 第四章 饥饿的记忆 59
- 第五章 黑袍笼罩 74
- 第六章 这算是玩命么 88
- 第七章 高原的思索 95
- 第八章 死亡不是主旋 98
- 第九章 艰难出世 121

第二部 国道负载

- 第一章 必然的升格 141
- 第二章 血线输血 152
- 第三章 在路上(之一) 159
- 第四章 在路上(之二) 182
- 第五章 国道炸不断 192
- 第六章 “护路神” 冲出国门 210
- 第七章 缅北风腥路先知 227

第三部 凤凰涅槃

- 第一章 滇西沉沦 253
- 第二章 历史的几个瞬间 274
- 第三章 滇西在流血 285
- 第四章 火山群 294
- 第五章 举棋不定的时刻 321
- 第六章 大反攻 337
- 结束篇 高原回声 394

后记

再版后记

第一部 白骨奠基

“你认为，在中国西南，自近代以来，最悲壮的事件是什么？”

“是修筑滇缅公路。”

“那么，最恢宏的事件是什么？”

“是修筑滇缅公路。”

“最壮烈的牺牲是哪一次？”

“是修筑滇缅公路。”

“最巨大的贡献是哪一次？”

“还是修筑滇缅公路。是为这条‘抗战生命线’所做的一切……”

——摘自采访手记

第一章
路魂在西南游弋

第二章
这是一场山地人的觉醒

第三章
用我们的血肉

第四章
饥饿的记忆

第五章
黑袍笼罩

第六章
这算是玩命么

第七章
高原的思索

第八章
死亡不是主旋

第九章
艰难出世

第一章 路魂在西南游弋

公元 1937 年 8 月。

边城昆明，铅云低垂。

一缕灰色的影子带着尖锐的呼啸声从这一片暗红色的土地上起飞，穿过浓重的云层，向西北飞去。

飞机在西安机场着陆。次日，又一缕灰色的影子带着尖锐的呼啸，从那一片黄色的土地上起飞，穿过密集的雨帘，向东飞去……

南京，同样是黑云压城。

飞机在南京上空盘旋，在一阵阵激烈的颠簸之中缓缓降落，机身发出一阵阵令人恐怖的“嘎嘎”声，机侧窄小的窗洞外，黑云弥漫。

机长的飞行日记上有着这样几个触目惊心的字样：

“不宜飞行！”

长长的跑道上还残留着大雨的痕迹，下机阶梯插在一滩浑浊的积水里。早已恭候在那里的各报记者争先恐后地向前挤去。在刚刚停稳的飞机四周和更远的地方，警戒的士兵荷枪实弹、神色呆板。

除了这一群表情略显森冷的官员和警卫，机场四周空无一人。

卢沟桥事变的枪声，使南京迎到了几位陌生而神秘的客人。

低矮的机舱门在记者们“嗨”的一声惊呼中打开了。

穿一身灰布军装的延安共产党重要人物周恩来谨慎而自如地走出机舱，用他那总是在第一个回合就将人征服的微笑，迎接着频频闪亮的镁光灯。

朱德走出了舱门……

叶剑英走出了舱门……

这些曾被各家报纸生动地描绘成红胡子绿眼睛、杀人如麻、茹血成性的“共匪”，以一种质朴、谦和而颇具尊严与风度的真面目，让那些多少年来自欺欺人的记者们耳目一新。

国难当头。

如今，他们是终于被迫选择了抗日的蒋委员长请来的客人。

当记者们簇拥着这些敦促抗战、不计前嫌的共产党人时，那些同机而来的西北各省军政要员，以一种新闻工作者总是忌讳的老面孔，或戎装赫赫，或西装革履地相继走出舱门，满不在乎或小心翼翼地下了阶梯，踩着那滩积水，走朝一边。今天，他们被冷落了。

最后一名贵客也被冷落了，他缓缓走出舱门。

对于南京，这似乎也算是一个老面孔。

还是一副无时不戴的圆溜溜金丝边墨镜，一个与蒋委员长不相上下的光头，一张高原人特有的精瘦黑铁的脸庞，一副云南土著人多虑而好斗的表情，一种边地人不甘受到冷落、时时想与中原人比一比的神态。极度的自尊中泄露着落后和封闭所带来的自卑和防范，使身穿呢子军装，胸挂镀金佩饰的云南王龙云在这种被冷落、被忽略的待遇中显得有些不安。

当然，这只是流露在不易觉察的一瞬间，很快，他就恢复了经过多年的戎马生涯、权势相争、军阀混战而最终在那一方西南土地上独占鳌头的自信，一步一步，走下阶梯。

在这一些被共产党人的“风光”衬托得失去了往日轩昂气度的国民党各省军政要员面前，龙云下意识地摸出了一包应付各种尴尬场面的云南烟。他淡然地抽出一根，正欲点火，一位高大而皮肤白皙的中原士兵出现在他面前，举手，挺胸，敬礼，沉沉地一声“报告长官：机场严禁吸烟！”

龙云眉头一皱，他讨厌在这些中原人面前失态。他铁青着脸，将那支烟一丢，那烟滚到另一名警戒的脚前。他目视着那个中原士兵将这根闻名遐迩的云南烟急切地拣了起来，左右望望，揣进衣袋。一丝捉摸不定的笑意从龙云的嘴角边轻轻漾开，他淡然地将那一包云南烟随手丢在地上，那道紧锁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

8月9日，在蒋介石召集并亲自主持的最高国防会议上，蒋介石

石的光头一闪，转过头来。

他打量着这位总是戴着圆溜溜金丝边墨镜的云南王。

只是一眼，却也意味深长。

龙云让自己躲在墨镜后的两只眼睛迎接着委员长的目光。即使不是在云南十年军阀混战的角逐中眼睛受了伤，龙云也会毫不犹豫地戴上这种被乡人称为“驴盖眼”的墨镜。对于这位城府颇深、善于攻心的云南人来说，他总在那两片“掩体”之后研究别人，保护自己。

此时，在蒋介石的目光中，龙云接收到一种信号，他有了一种预感：

此行，绝不会落空。

果然，当龙云拿定主意要向蒋介石摊牌之时，蒋介石也一肚子经纶，拿准了这个机会，要向这个云南王摊牌。

8月15日，北极阁龙云下榻处，蒋介石来访。

名曰“礼节性拜访”，其实都心照不宣。

水喝不了几口，都品出了味来。

“你看目前的军事形势怎样？”蒋介石问。

“上海方面的战事恐难持久，一旦沦陷，南京即受威胁，也难固守。上海既失，即无国际港口，国际交通顿感困难了。”龙云说。

云南王这一出口，便也显出了分量。

蒋介石沉吟片刻，急切地说：“这种情况是可能出现的，那时候只有从香港和利用滇越铁路到达内地。”

龙云微微一顿。蒋介石的目光紧逼过来，却又迅速地用眼皮一盖，低头喝水。

龙云眼珠子一转，来了个云南式的快人快语：“日本既大军进攻上海，它的南进政策必付诸实行，南方战区可能扩大。到那



倡导修筑滇缅公路的云南省主席龙云先生

时，香港和滇越铁路都成了问题。”

“那么，你的意见如何呢？”蒋介石紧追了一句。

“我的意见，国际交通应当预先准备，即刻着手同时修筑滇缅铁路和滇缅公路，可以直达印度洋。公路由地方负责，中央补助；铁路由中央负责，云南地方政府可以协助修筑。”

“好得很！好得很！”蒋介石连声叫道：“我告诉铁道部和交通部照此办理，叫他们和你商量，早日动手！”

墨绿色的金丝绒窗帘之外，又传来急促的空袭警报声。

两人的话音戛然而止……

路在号称“山之王国”的云南，可谓滇人世代敬奉的一束香火。香火代代不绝，滇人世代修路。

庄蹻入滇，始于先秦；秦开五尺道，汉通西南夷道，南方丝绸之路给遥远的大夏(阿富汗)送去了蜀布笻杖；诸葛亮坐着战车，摇着羽毛扇，率精兵入滇，亦大兴川滇交通线；隋代亦紧步先人之后尘，对这些零落于深山远乡的线路大加修整；唐代以它那雍荣华贵、大刀阔斧的风度，不仅使中原地方肥得淌油，亦将这边陲的山道织成了系统的网络；宋代大理马的贸易，促进了云南人对路之发展的关注；元代驿站的建立，使古道与中央心脏系如血脉……

蔡锷都督府，支持个碧铁路的修建；唐继尧省府，派一批高级官员到日本，到内地，考察现代交通。

1923年12月，云南省交通司拟定修筑滇西路，这条从昆明达下关，全长411.6公里，由在香港、美国学习土木工程，并在纽约州公路局当过助理工程师，后应召返滇的滇西路二处技监、昆明官渡区九甲村人李炽昌负责设计、施工的汽车路，乃是日后威震四海的“抗战生命线”——滇缅公路的东段，可称滇缅公路的“始祖”。

它取得了一个极为特殊的位置：云南第一条公路。

当四辆往越南购入的福特车从刚修好的昆明至高峽长14.9公里

的土路上驶来，当唐继尧清了清嗓门、站在讲台上面对路边滚滚人群、打算为这个迫不及待的通车典礼说上几句什么，当这条让人看来如此宽敞如此平展如此壮观的 14.9 公里汽车道上，“看汽车”者人山人海、拥挤不堪的时候，云南人对“交通”的思考，便也从原始，走入现代。

1927 年，龙云粉墨登场。这位彝人之子似乎在马背上便领略了交通的重要、路的重要。

他把修路列入四大要政之一，与他的前辈们相比，更多了一种大干交通的气势。

1928 年 12 月 15 日，云南全省公路总局成立，省主席龙云兼任督办。这种亲自抓交通的方式，在全国所有的省主席中，不是绝无仅有，也是极为鲜见的。

1935 年 4 月，全省公路总局再告成立，龙云再次兼任督办。

“九一八”的枪声，竟在万里之外的云南撞击出巨大的震响。此时，云南的交通，便与战争需要结缘。

对于军人出身的龙云和云南那些颇具现代意识的交通行家们来说，积极防御的意识表现在交通之上，便是一个颇具气势的大构想：

摒弃那些摇晃于古老驿道上的驿马、驮箩。

摒弃那些吱嘎作响的老牛车。

要修汽车道！要修贯通全省的主干道！

滇东干道、滇东北干道、滇西干道、蒙剥干道，尽管才蹿动于设计者的蓝图里，却也像一副健全的经络，囊括了云南四方通道，八方出路。

如果历史给龙云以足够的时间……

当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边事发，日本侵略军开始寻找他们那个“失踪士兵”，并以此为借口悍然入侵华东、华中、华南时，龙云“四大干道”的梦想仅仅实现了一条——滇东干道。然而，这一条不疼不痒的干道，从未来抗战的角度看来，却无关紧要。

惟让龙云这位颇具军事才识的云南王感到庆幸的是，凭着那一

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南蛮劲，他为这块厚墩墩的土地，这一群忠厚得近似木讷的高原人，制造了一副枷锁：

1935年6月，龙云亲自签发的《云南省征用义务工役大纲》公布。

《大纲》将兴建交通为首的公共事业当做是全省人民必须履行的义务，自此，在这个山地面积达94%的农业省份里，路，就以一种生死相依的胶着状态，死死地压在那些甚至还不知汽车是什么样的山里人肩上了。

这似乎是枷锁，又似乎不是。

对于云南人，这种无偿的奉献，这种神圣的义务，不正是他们千百年来为供奉他们的图腾——大山，所献上的牺牲么？

云南，是祖国巨大而破败的后院。

人称“万里云南”，便道出了这一块土地、这一方人，与山外世界所存在的距离。

“后院意识”所包含的内容是：由于与世隔绝而产生的盲目的安定感。

在这种“安定”之中，云南的普通老百姓甚至没料想到：随着日本人的大举入侵，云南这片土地、这方人，得到的绝不是远居“后院”的侥幸。

当蒋介石和云南王在南京一来一回地策划着那一条必将震惊世界的抗战运输线时，它的修造者们——云南山民，还在颇有主见地议论：“小日本的炮弹翻不过山这边”，“小日本脚杆没有这么长”。

他们压根没想到：历史，将使这一块土地从后院变为前院——从后卫变为前卫。

历史，将使他们为祖国奉献出一条生命线。

这一条抗战生命线，将用他们的血肉筑起来。

这条路，将把这块土地引向战火、动荡、牺牲……

历史还将使这些云南人学会战斗，学会把握自己的命运，将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和全球反法西斯阵营的正义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

这条抗战血线，改变了云南，改变了云南人……

第二章 这是一场山地人的觉醒

当“七七事变”的消息传到昆明时，已经是三天之后的事了。

昆明温馨怡人的夏季让淑女们最过分的想像，也不外是吃上一块冰淇淋。

“七七事变”如当头一棒，打破了昆明人满脑子的温柔。街头，报童开始焦灼地吼着远方的战争消息；穿长衫、戴眼镜的学生们，穿马褂、挂金表的商人们，光膀子、穿草鞋的菜贩子们混杂在街头，议论着战事。

此时，昆明人最坏的设想便是：日本人来不了云南，但飞机会来。因而，云南人此时惟一的准备，就是得考虑防空。

在滇西，这种封闭带来的安全感就更为牢固了。

这一个夏季，芒市河水都晒干了，知了在树干上焦躁地鸣叫，牧童给水牛身上搭上了塔扇衣。

芒市土司代办方克光、遮放土司多英培等人打点礼物，备上驮马，从那一片未曾有路的山地艰难地向保山走去，向下关走去，一路翻山越岭，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了昆明，晋谒云南王。

从芒市，到昆明，整整走了一个月。回程时，土司、代办们不想再受那份罪，他们走的是另一条大多数人走的路——出国。从昆明到广州，再到香港，转仰光，至腊戍，从腊戍进入滇西。在地球上绕这么个大圈，还得办张出国护照哩。

这些并不知国难即将临头、滇西人的命运也即将改变的滇西人，到了繁华的香港，开了眼界，游兴大发，竟又转回上海，只图饱览祖国大好河山，也不枉做了中国人。

然而，这一玩撞到了枪口上。

他们刚到了上海，正遇上“八一三”。

“八一三，日寇在上海打了仗。”

几位滇西人洋荤开到了这份上，失魂落魄，匆匆返回。他们哪里知道，过不了数日，他们也将投入抗战的前列，滇西亦将抢筑那条抗击日寇侵略的国道呢！

前线失利的消息相继传来：

8月，北平、天津相继沦陷。之后又是张家口、大同、保定……

正如龙云、蒋介石所料：8月26日，也就是龙云与蒋介石商议打通滇缅公路，确保对外出路的几天后，日本外务省和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同时宣布：在长江口到潮州的中国海岸，对中国船只进行封锁；9月5日，日本政府再次宣布，把封锁范围扩大到除辽宁、青岛以外的全部中国海岸。

高原，你快醒醒，你快醒醒，你不见中华大地一派战火，一派狼烟……

半个世纪后，那些当年参加修筑了滇缅公路的老人们说：真不敢相信，就这么九个月的时间，做出这么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

一位老人说，当年，当他人不人、鬼不鬼地，带着一身疤痕，一身癞疮，从刚刚竣工的滇缅公路回到村里，就听人说：“回来了！快回去看看，你媳妇生了，不容易，不容易哟！”他一听这话，没好气地说：“有什么不容易的？老子把通天路都修到外国去了，这是容易的？”

一位半瞎的老人，眨巴着红肿的眼睛，数起手指，口中念念有词，算了半天，仿佛是恍然大悟了，说：“敢是我记错了？修这条路，就九个月的工夫？”

还有一位老人明明是亲身参加过修滇缅公路的，当年在炸石崖时伤了一只胳膊，但当他在半个世纪后听人说：修滇缅公路仅用了

九个月时间后，固执地说：“我不信，屁话，莫当我是娃娃，你问问我这只手：只九个月，它答应么？——起码四五个年头！那阵子，闷着头修路！只当这一辈子，就是个归不了家的野鬼！”

一位老人劝记者：莫相信书上什么九个月通车的屁话儿，修筑这条路，我家死了几辈人呢。小青年人，你想想吧，这阵子什么洋机器没有？修条路也要折腾好几年呢，那时候有什么？一条草绳裤带加两只手……

另一些老人们却说：不好比，不好比！修这条路的时候，快得很，一听说小日本他拳头大的跳蚤儿，就想骑在中国人头上拉屎拉尿，让你叫他干爸爸，那个气啊！说修路，就修！就这么不顾死活地修！让他小日本看看，我们中国人行！

一位老人说：什么九个月？哪个说九个月才把这条路给修通的？我记得清清楚楚，才说修路，就天天听说死人、死人、死人，突然有一天，听说今天有好事情了，有一种名字叫“汽车”的洋物件要来压这条路了，我还跟我大舅悄悄地说：“怪划得着的，闹腾个半把年，就得看一种稀罕物，若是再干个一两年，天知还得看什么稀世宝了！”

一位前些年流落他乡，给人看风水、算阴阳，偶尔进县城里摆个算命摊，“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当做坏分子，被勒令到乡间改造，后些年又“重操旧业”，更玩起了气功的老人说：“修滇缅公路，我去了。我本来是轮不着去的，但听人说，‘日本天皇’发话了，说：‘那个阿中国，没个能人。’我一听，这个气啊，齐脖子了！我就尾上人们去修路。挖土、抬石头，那是平常人干的活，你当我就是平常人了？我到了那里，背着手，这里看看，那里走走，工头知道我是肚子里做事的人，不支声，望着我，递给我一支缅甸烟，说：‘兄弟，你可得拿出些功夫来啊！’我看他懂事，识人，不出三天，就帮了他一把——把一座数丈长的崖子给搬走了。我没用他的黑炸药，凭的是功夫。”

这位老人始终没记清当年他“玩功夫”的位置，问他：“是在

南天门吗？”他说：“南天门？那算什么！”再问他：“是怒江边吗？”他说：“怒江边？那算什么！”但有一点他说得极肯定：“这条路，修得这般麻鲁快，多半凭的是云南人的功夫！十年动乱，把所有的功夫都当成四旧，当成迷信，混淆黑白啊！现在把功夫正式叫做‘特异功能’，算是承认科学了！”

另一位老人说：“别听那功夫什么的，拼命流血的事儿，耍什么嘴皮子？若说修这条路飞快，凭的什么？凭我们云南人老实、听话、爱国。上头才发了话儿，说云南人要为抗战救国做些事儿，寨子里就乱麻麻的应声了：‘合呢，合呢，不作点贡献，还算什么中国人呢？’云南有多少种族人，多少种话儿，单个“吃饭”，就有几十种说法，谁也听不懂谁的。但一听‘抗日’，一听‘修路’，明明是汉话儿，个个民族人都听懂了，听懂了也不争什么工资啊，奖金啊，乖乖地陪着上头来的人，叫到哪儿挖，就在哪儿挖；今天不叫你歇，你就不敢歇；哪天把命丢了，丢了就丢了。我们云南人，老实啊！”

历史，在老人们的感慨中。

历史的一部分，走入传说。

另一部分，走入思索。

这里又回到一句老古话儿：万事开头难。

常言说：主帅好做，末将难当。

主帅一句话，末将一世忙。

修一条抗战运输线，在蒋介石的脑子里，不过是在一个巨大的战略棋盘上，推动了一枚棋子。

这是一步至关重要的棋。

龙云这里，就不止是一步棋。

不是。

修这条路，无论对抗战，对云南的发展，对龙云所面临的一切，都是至关重要的。但作为滇人，作为云南王，龙云清楚地知道